



美丽的旗石村。

谢国溪摄

岭南有处桃花源

陈启文

每一朵花都是有源头的，譬如桃花，从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”的桃花源，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林芝桃花，无论隐藏得多么幽深，哪怕隐于冰峰雪山之谷，只要“沿波讨源”，终归是“虽幽必显”。

一

现在我又走到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一眼望开去，只见幽蓝色的山峦在幽蓝色的流水中逶迤绵延，山叠着山，水连着水，这样一个山重水复的境界，仿佛天生就会出现一个桃花源。这是一个隐居于深山幽谷中的客家古村落，有一个雅人深致的名字——旗石。这里的村民皆为谢姓，乃是南宋诗人谢枋得（号叠山）的后人。

对谢公的命运，后世充满了憾叹和假设，这是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士人，若是生逢治世，他当为治世之良臣、抚民之良心。而他难以割舍的不只是家国，还有一生挚爱的梅花与桃花。他借梅花寄托心志：“天地寂寥山雨歇，几生修得到梅花。”他借陶渊明的梦想来描述自己的心境：“寻得桃源好避秦，桃红又是一年春。花飞莫遣随流水，怕有渔郎来问津。”

谢公至死未能寻得桃源，他的后人又不得不苦苦寻觅。江西和岭南山水相连，在唐宋时已是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的膏腴之壤，而岭南当时还认为是瘴气弥漫蛮荒之野。谢公的后人也不知寻找了多久，最终才在峻岩重谷之间寻得了

一个山垌。一个南宋的官府之家，由此成为岭南垌坑之中艰难求生的客家人。

这些背井离乡的客家人只能在河山的夹缝中求生。这一带的山脉为九连山，连接着粤赣两省四县。这一带的水脉为珠江水系东江支流新丰江水系，在九连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就拥有大席河、小水河、横坑河三条源流。谢公的后人把宗祠门口的旗石搬来了，这是开村立业、耕读传家的根基，他们把故乡的稻种也带到了山垌，一切只能从“火耕水耨”开始。

垌，是一个生僻的汉字，原指两座山脉之间的坪地或田地，多用于极偏僻的地名。此地今属广东连平县上坪镇，人道是“上坪九垌十三坑，八山一水一分田”，这一分田就是客家人开垦出来的。大山挡不住河流，但河谷太深，难以把深谷中的河流引入田间灌溉，谢公的后人只能仰望雨水从高山上下流下来浇灌养命的稻子。他们把家乡的桃树苗也移栽到这里。数百年来，桃花年复一年地开，人间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这里人一直过着“归来茅屋三间，桃花流水潺潺”的日子。

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，旗石村人一直在同命运抗争，他们的血脉中传承着在绝境中坚守的气节，也有着大山般的倔强和如河流一样不可阻挡的意志。当初他们迁居而来，最担心的就是“怕有渔郎来问津”，隐藏着越深越好。后来，为了与外界联系，旗石村人开凿出了一条狭窄陡峭的山道，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，“人在山上走，不冷也发抖”，那坎坷而坚定的脚步，在大山的阴影里一步一步地挣扎，每一块石头都知道。

二

这条路，在人类跨入新千年后

被彻底打通了，从村道、乡道、县道、省道，一直延伸到国道和高速公路，老乡亲们忽然发现，他们离县城很近，离广州也不远。从前他们背着背篓进县城卖点瓜果蔬菜、买些油盐酱醋，要走半天，现如今一阵风似的就到了，那刚刚采摘的瓜果蔬菜还带着露珠儿。

若说旗石的瓜果蔬菜，最鲜美的便是桃子。人们常说“仙桃”，但旗石之桃虽与仙界无缘，却有人缘。它植根于民间，但凡寻常百姓家都会种上几棵，或任其在山野溪畔自在生长。这桃原本是无名的，如今有名了，这就是九连山鹰嘴蜜桃，桃尖微翘宛如鹰嘴，成熟后一半青绿一半红晕，那色泽鲜亮的红晕是阳光的自然着色。

桃也需要理想的生活条件。九连山一带昼夜温差大，又加之阳光和水汽充沛，既有山泉水滋养，还有富含硒元素的土壤，又有蜜蜂传花授粉，每一颗桃子就像时光酿造的蜜。若要尝尝这桃子的新鲜滋味，只要顺着鹰嘴轻轻一掰，那椭圆形的桃子便能从中破开，果肉由内核向外逐渐变红，咬下去扑哧一声，肉质爽脆，汁水四溢，散发出一股蜂蜜般的清甜味。这独特的口感和地理气候优势，让这藏于大山中的桃子走出了大山，获得了“岭南十大佳果”的称号，还被国家相关部门认定为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”。一个地理标志就像一个圆心，逐渐向周边辐射，从旗石到上坪，从上坪到连平，这一带已成为“中国鹰嘴蜜桃之乡”。

三

一个客家古村落打开一条出路后，又由此开启出一条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之路，有人风趣地说旗石人走了“桃花运”。这是旗石村人走出的第三条路，他们按照这条思



陈启文

郭红松绘

路植树护坡，疏浚河谷，在曾因洪灾而成为废墟的山旁就势重建了一个白墙黛瓦、错落有致的村落，还有充满客家民俗风情的诗画墙绘，那是按照桃花源的样子描绘出来的，一切皆如叠山先生所愿，这个新桃花源的风景，甚至远远超越了他的愿景。

“桃红又是一年春”，每年开春，梅花开过后便是桃花了。梅花是凌寒傲雪而开，桃花则是迎风绽放，这里的桃花比别处开得更早，早春二月，漫步于茶山竹海、田野阡陌之间，那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桃花已开得层林尽染，开得还有些奇妙，连树叶还没来得及长出就开出了满树桃花，春风一吹，这一方水土便变得妩媚动人了。桃花是春神使者，也是爱的使者，那桃花丛中映出一张张面若桃花的面孔，这些姑娘小伙子以桃花为媒，有的唱着客家山歌、对着情歌，有的在这里拍婚纱照，桃是“子繁而易植”的果树，也是生命载体和繁衍生命的象征。

桃树有多少纹理，就有多少哲理，桃花有多少姿色，就有多少象征。一个藏之于深山老林、“怕有渔郎来问津”的客家古村落，现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游人看见，穿行于山重水复之间，有一种回天转地之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能找到一个通向桃花源的入口……

前，它们始终是黄河的巨岸，陪伴着黄河，衬托着黄河，成为晋陕大峡谷最好的景观。

山西河津的大梯子崖啊，这是景观中的景观。



大梯子崖上游人如织。曹 阳摄

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，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街头巷尾的小吃店里早已蒸汽腾腾，竹制蒸笼层层叠叠，羊肉与米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

“吃个‘格格’，吃碗面！”“到了宣汉，不吃‘格格’，就等于没到宣汉！”这是外地游客到宣汉的真实感受。

“宣汉格格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时州河码头舟楫往来、商贾云集的时期，它是码头工人、纤夫、挑夫等体力劳动者的心头好。这些体力劳动者终日辛劳，急需一种便捷、实惠又能量满满的食物。于是，小巧玲珑、便于携带的小蒸笼应运而生，而麻辣口味既能驱寒祛湿，又能刺激食欲。这道小吃采用本地山羊肉、花椒、辣椒入味，

擎，创造了就业机会，涵盖了养殖、屠宰、调料加工、餐饮服务各个环节，撬动了宣汉文旅新格局。

在养殖环节，本地山羊、生猪的养殖户因“格格产业”的兴旺而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，收入不断增加。调料加工环节，辣椒、花椒等种植户和加工厂也迎来了发展机遇，推动了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。餐饮服务环节更是直接提供了就业岗位，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。

为了让“宣汉格格”这一传统美食延续，宣汉县像守护襁褓中婴儿一样，精心进行传承。一些老师傅在选料、刀工、码味、炒料、蒸制火候等核心环节认真研究，将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极致。这些老师傅

“宣汉格格”，从非遗到旅游名片

张 平文/图

竹笼轻巧便携，蒸汽裹着香气飘满码头，逐渐成为码头文化的“味觉符号”。

制作“宣汉格格”是一场手艺与时间的默契相守。羊肉切条，配以十几种香料抓揉码味，再裹上粳米，反复抓揉，待羊肉入味后，放入竹笼。小笼叠放于特制蒸锅，旺火猛汽，十分钟即熟。竹笼透气，蒸汽环流，使食材均匀受热，肉嫩不柴。

如今，“宣汉格格”被列入达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既是当地历史文化的载体，也是一缕烟火温情的延续。它形成了从原料供应、调料制作到终端销售的产业链，培育了一批在本地及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连锁店。

如今，散落街巷的格格店铺里，蒸汽依旧每日升腾，而这项非遗技艺早已不再局限于方寸蒸笼，它像一个经济引



小店主人正在制作“格格”。

还带徒授艺，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不息。

一些年轻从业者则用新媒体进行精准营销，通过生动的视频、精美的图片和有趣的文字，突出其“非遗美食”的特色，讲好“宣汉格格”的故事。

当游客提着印有“宣汉格格”字样的文创礼盒踏上归途时，他们带走的不仅是一份巴山风味，更是一段关于这片土地从千年码头到百强县的美好记忆。



夜游冰雪大世界

宋芳睿

车子驶过哈尔滨阳明滩大桥时，天已黑透。松花江缩成一道宽阔沉默的墨痕，冰砌主塔如巨柄水晶剑，从大地深处透出幽蓝与金红交织的光瀑，琼楼玉宇的冰影在光中浮沉，摩天轮静静转动，像悬在夜空里的发光雪花。

推开厚重木门，清冽寒气裹着新雪的微甜扑面而来。脚下雪道踩上去“嘎吱”作响，我没奔向主塔，而是拐进了窄些的冰砌回廊。几个广东来的年轻人试探着碰冰凌尖儿，触到后“啾”地吸气笑，呼出的白雾团成小小的云。

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多了些巧思，“南北相逢”的角落让我驻足良久。左侧是古法复刻的黄鹤楼，飞檐斗拱皆用剔透冰块细雕，楼内暖黄灯光透出，像裹着诗卷气的江南书生，安然立在北国风雪中。右侧是被网友戏称“罗湖口岸”的现代冰雕，线条明快，光影在冰面跳跃。穿艳色羽绒服的女孩们摆着姿势拍照，笑声爽朗。冰本是至寒之物，此刻却成了宽容的载体，让长江畔的千乡乡愁与南海畔的市井烟火，在松花江寒夜中并肩相依。

冬夜雪花造型的摩天轮，每一处纹饰都被炫彩的灯光装饰着，一身蓝色，一身红色，细看它还在慢慢地旋转，每年冬天这朵大雪花旋转起来的时候，便意味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童话又一次开始了。

要览尽这座琉璃城池，总得坐一回“雪花摩天轮”。队伍缓缓前移，仰头望去，它不像机械，倒像夜空里生长的发光冰晶植物，每根辐条都淌着柔光。六角形轿厢如放大的雪花瓣，门合上后世界骤然安静，只剩自己的呼吸。

轿厢攀升，脚下景致换了模样，回廊成了发光丝线，黄鹤楼与“口岸”缩成精巧积木，主塔冰砖叠叠的肌理，像巨树沉默的年轮。升至最高处，前额贴上微凉玻璃，一侧是冰雪王国光华流转，如奢侈幻梦；转过半圈，哈尔滨万家灯火铺展至天边，暖融融的是人间扎实的底色。一窗之隔两个世界，轿厢转得极慢，留足时间足以让人消化这份极致的美与静。

离园长廊旁遇见一位老师傅，他正修整雪雕细节。我问他年年重复会不会枯燥，他手中小铲不停，冰面刮出沙沙细响：“每年江水都不一样，雕出来的东西哪能一样。”一点冰屑溅起，在夕阳光里闪了下，便悄无声息地落了。

这便是冰城的秘密。这座用40万立方米松花江冰筑成的城，生命与冬天等长。待江风变软，所有瑰丽都将归回流水，赴与季节的古老约定。正因其转瞬即逝，此刻的每一缕光，才显得格外慷慨热烈。

冬日正酣，流光易逝。这封由松花江水与北国寒风写就的邀约，落款只在今冬。莫等春至无觅处，哈尔滨的满城灯火与冰晶童话，正等你成为这冬日长卷上最生动的一笔。

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塔。 仲艳青摄

这是一幅促狭与激荡、苍莽与雄浑的奇妙画卷。

黄河，感受过冰寒蚀骨的雪原、孤烟苍茫的大漠与嵯峨跌宕的壶口，千回百转地来会龙门大梯子崖。

陡峭，是对大梯子崖的精准表达，多少年前的地壳运动，像一把利刃断然切下，切得如此壁立峻拔，也就造就了无以通达的吕梁天险。北魏孝文帝想利用这天险，于是开凿梯子栈道并在崖端修建军事城堡。

一时间，响彻云天的凿梯声灌满河谷。梯子横着竖着折来折去，几多来回始达崖顶，难怪称作大梯子崖。

今天的大梯子，是专为快乐而设的。怀着一腔热情的人们，先是捂着帽子仰头望一会儿，而后就兴致勃勃地沿着石阶构成的梯子攀登。

千年的大梯子崖，快被脚步磨平，在不屈的意志下，人们一层层地攀。途中不时会有一丛花草或一枝怪松探出头来。岩石或峭立、或俯卧，露出被岁月打磨的生动。迎面的巨岩，裂开一道缝，石缝极狭。山崖陡峭，石梯随时会转换角

度。好在有长长的锁链，不借助锁链，许早就腿脚发软。上去了，就为自己祝福一下吧，红布或金锁挂满了铁链护栏。

我站在一块化石前，玉树般的枝叶，深嵌在岩石上。我还站在探出的一座“鳌头”前，看滴水跌落万丈深渊成了碎片。哦，这里还有设在关口的门闩和陷阱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陷阱已被遮掩，上面开出一丛小花。

上到最顶端，胸襟辽阔，激情饱满，随着阵阵雄壮的黄河劲鼓，心如一匹野马，驰骋于万里长天与如练的长河间。在这里，再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。

我突然奇想，想在大梯子崖上守一夜，不唯是伴随那盏明月，也想伴一伴黄河。我觉得，再没有这个点位

攀龙门大梯子崖

王剑冰

好了，因为这里是晋陕大峡谷最窄之处，是鲤鱼跳龙门的所在。高山耸立，河水深流，风烟俱静。

我从高处望向黄河。夜色下的水是银灰的，不，带着着斑斑点点的黛色。野风在峡谷里闪，闪得一河锡箔噼啪作响。月光忽隐忽现，充满想象的奇幻。

黎明时登顶大梯子崖。朝阳逐渐将一河水流染红。而后又染成了金色。河在无数遍地试装，郑重地迎接新的一天。

崖端大片的桃花开了。桃花想拥到前面来，细碎的花瓣，随着清凌的瀑布狂跌而下，变作一缕烟岚挂在河上。一缕缕烟岚多了，河便有了一层层色彩。

群山随着黄河向前涌动，一路向